

# 《城大文學》 和 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

## □ 樊善標



### 一、緣起

《城大文學》和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是第二屆「城大文化節」的兩個項目，前者是創校以來第一本全校規模的文學雜誌，後者則是第一次全校規模的徵文比賽。這兩個「第一」和「全校規模」固然值得宣告，但我們認為更有意義的，是活動背後的精神，以及一眾籌辦人員的期許和反思。這些理念在目前的階段

——徵文已有結果，雜誌剛開始編輯——也許還未有充分的沉澱，但為了趕得及在《城大文學》刊登，我們仍願意把暫時的想法提出來，假使活動明年後年還辦下去，這些階段性的反省對後來者應該有參考作用，如有偏差或錯誤，也可以在以後調整校正。

去年九月，語文學部主任陳志誠先生告訴我，文康委員會計劃出版一本文學雜誌，讓教職員和同學投稿，語文學部負責編輯，他希望我參與這件工作。不久陳先生又傳達文康委員會的進一步想法：在出版雜誌之前舉辦一次徵文比賽，得獎作品在雜誌刊出。後來陳先生休假，我和文康委員會的主席余詠宇女士談過幾次，得到的印象是委員會構想了活動的基本框架，例如雜誌收錄文學創作為主、徵文的對象為全校學生等，對具體細節並沒有甚麼限制。大學中央運用相對充裕的資源，辦一本文學刊物，在學界並不多見，以一所理工背景的大學來說就更難能可貴了。我恐怕孤掌難鳴，便找了語文學部同事詹道燕兄和一些有興趣肯擔當的同學幫忙，但我們都沒有籌辦大型徵文的經驗，只能摸索著進行，時間心思花得既多，兜的圈子也不少。

## 二、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

籌備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，我首先想到的參考模型是三個歷史悠久的本地徵文比賽：港大中大合辦的青年文學獎、市政局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、理工大學辦的理工文藝創作獎。這三個比賽碰巧我都有些直接間接的認識，青年文學獎和中文文學創作獎公開讓社會各界參與，理工文藝創作獎是校內活動，後者和我們的創作獎較接近，三個比賽都有可供參考的地方。

三間大學舉辦的文學獎或創作獎是綜合的文學節目，在全盛時期，活動包括講座、特刊出版、文學營等，比賽只是其中一環，區分高下尚屬其次，結交同道、推動創作，以至鼓勵某種生活態度才是文學獎的創辦宗旨。我們不取「城大徵文比賽」的名稱，表明我們也希望視野寬廣些，不以文筆精粗為最高標準，但《城大文學》必須在九七年度下學期結束前出版，「創作獎」的籌備時間很短，賽前講座、展覽或聚會都無暇兼顧，我們也擔心即使辦了這些節目，參加的同學有多少呢？近年大學生對文字媒界的冷感眾所周知，文學這個高調名詞如果沒有嚇倒荏弱的心靈，已算走運——的

確，有不少同學認為「文學創作獎」高不可攀，難道我們應改為「寫作獎」或者「習作獎」？——文學是一種看事物的角度，用不著苦學十年才有些微了解，反而應該在日常生活中領悟，要怎樣協助同學體驗文學的滋味，將來時間和人手稍稍寬裕時，應該優先計劃。

文學和生活的關係，是我個人常常考慮的問題，我所接觸的很多同學甚至同事，總覺得自己「中文不好」，詞不達意，不可能從事甚麼「文學創作」。基本的語言文字修養自然是必要條件，但文學的精神在於對生活的審視方式，徒有流暢的文筆，而思想僵化陳腐，我看這才無可挽救。最初我們想過為「創作獎」設定一個「反省生活」的主題，不過青年文學獎宗旨和成果的乖離，令我們有所警惕：如果沒有充分闡發，不能得到評判共識，再正確的主題也只會成為概念化的空言。這只是第一屆的「創作獎」，鼓勵參與應比水準要求重要些，日後同學對「創作獎」熟悉了，其他活動相繼展開，到時再提出我們的觀點，在策略上可能較適宜。這裡先記上一筆，希望不用多少屆之後就能成為事實。

前面提過的中文文學創作獎，給我的第一個啟發也許有點俗不可耐，但實在無從迴避，那就是必須頒發獎金，而且數額要有吸引力。只要看看中文文學創作獎和青年文學獎的徵稿反應，這一點就非常清楚了。不過活動的意義和資源沒有必然關係，這是中文文學創作獎給我的第二個啟發。這樣說雖然有點不敬，但以政府財力和人手的巨大優勢——冠軍獎金一萬二千元、評判有酬金、市政局圖書館負責文書宣傳工作、作品結集出版——二十年來沒有帶起明顯的創作風氣，卻未免令人失望。也許這個獎本來不想掀動甚麼，那麼我們譏彈

主事者不熟悉文學創作，就不是直指本源的批評了。

把這些經驗逐用到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上，我們首先認定物質鼓勵的必要，一所上萬學生的大學，必然有人擅長寫作，我們的任務是設法令他們參加比賽。我們不認為用錢可以買到好作品，但也不相信物質和創作水火不容。不過大多數比賽，得獎者總是比參加者少，獎項只讓少數人受惠，更多的人在結果公布後失望或不平，這些感受未必持續很久，但創作獎的餘波也就平息了。其實對有志創作的人來說，了解自己的短長比獎金鼓勵更有價值，所以我們決定把所有組別的評審會議錄音發表，有些初選入圍的作品，雖然最後沒有獲獎，但評判曾有深入討論，也用推薦發表的形式刊登。我們想參賽者知道，獲獎作品未必完美無瑕，落選文章也有可觀之處，評判意見對參賽者以至其他讀者的啟發，才是持久的影響，也是創作獎意義所在。就我們所知，本地徵文比賽中無此先例，在這一點上我們應可自豪。



公開評審過程的好處既如上述，對評判

的要求也相應提高，細心負責是基本條件，最重要是具備創作或賞析經驗，而且評判之間必須有可以溝通的術語系統，否則僅僅訴諸感受，勢難求得共識。參閱三篇評審紀錄，可以看見時而閃耀火花的意見交鋒，評判對具體作品看法差異之大，讀者可能大吃一驚，但他們都能夠用理性的語言陳述見解根據，最後商定的名次雖然有所妥協，參賽者和讀者未必同意，卻不能否認這是真正的討論。我們非常欣賞六位校內外評判的工作。

關於「城大文學創作獎」，最後需要一提的是同學的反應，從附表可見，參賽者以語文學部同學佔多數，獲獎者也一樣。首先我們要聲明，給評判審閱的作品上沒有作者的資料，應該不會有偏袒的嫌疑。在全校裡，語文學部的訓練和寫作關係最密切，同學投稿興趣較濃是順理成章的。不過我們也不否認，因為負責辦活動的主要是語文學部師生，宣傳信息由近及遠，本部同學反應積極些也在意料之內，反而新詩組的其中一位冠軍作者來自商學院的碩士課程，而且還是兼讀生，另一位得獎者是電子工程學生，這才真的令我們驚喜。希望《城大文學》出版後，更多人知道「城大文

學創作獎」，來年湧現更多不同科目的作者。

參賽者科目統計				
學院／學部	新詩	小說	散文	總數
人文及社會科學院	1	3	7	11
科學院	2	0	1	3
商學院	5	3	3	11
社會科學部	3	1	0	4
商學部	11	0	4	15
語文學部	20	6	36	62
總數	42	13	51	106

### 三、《城大文學》出版計劃

《城大文學》和「創作獎」是同時徵稿的，後者只限同學參加，前者則開放給全校師生和職員。因為「創作獎」非有相當數量的稿件不可，我們人手又嚴重不足，「出版計劃」的宣傳難免有點冷落，海報和電腦網上消息固然兩邊都兼顧，但要親自動手製作的橫額和宣傳板就一面倒側重「創作獎」了。一如所料，「出版計劃」的投稿者絕大多數是「沒有資格」參加比賽的教師和職員，我們預計不到的是稿件數量原來不少，有些作者送來好幾篇作品，熱情可感，創作力更值得欽羨，可惜篇幅所限，無法全數刊登。徵稿的反應讓我們知



道，在以理工商科為主的城大裡，有興趣寫作的人並非鳳毛麟角，只因為一直沒有共同的園地，致令大家有孤軍作戰的錯覺。相信明年《城大文學》第二期徵稿，熱烈的程度一定更勝今年。

編輯工作剛剛展開，暫時還不能總結經驗，但不妨交代我們對刊物路向的構想。《城大文學》作為全校師生發表創作的園地，我們認為最好具備各種聲音和視野，題材風格多元並舉，但從徵集的稿件和平日接觸所得，我們卻發現有些令人不大放心的現象。我們認為文學是甚麼，前面已經說過，意見也適用於這裡。文學不一定要寫風花雪月、詩情畫意——我自己更認為最好不寫這些——散文和詩毋須有優美得俗濫的詞藻，小說何必千篇一律塑造童話般的愛情？但偏偏有不少人以為文學非如此不可，個人的真實感受都要經過一番扭曲打扮才轉化成文章，於是鮮活的感覺無存，腔調離奇地一致——很不幸大眾貶稱它為「文藝腔」。其實文學和其他門類的藝術一樣，創作和欣賞都要依循特定的規律，但又常常因為打破規律而達到更高境界。假如作者甘於墨守，或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規律的束縛，只以陳

腐的方式觀照事物，我們實在不願意叫它做文學。

《城大文學》暫時只能被動地收集來稿，但大學既然薈聚了各門學問的專家、追求知識的同學，實在是深具潛力的稿源，我們呼籲大家就專擅的領域，以自省的態度、帶有個人色彩的筆觸，發為文章，我們期望將來有描寫自然生態的散文、以金融市場為背景的小說、反映社工生活的詩。當然這並不表示甚麼科系的人寫甚麼範圍的事，例如這一期非楊的短詩意蘊含蓄，誰猜得到他研究的是電腦語言？在小說和散文兩組都得到獎項的一峰，感覺敏銳，原來是讀商科的同學。總之，狹義的文筆並非一切，重要的是個人面貌。此外，《城大文學》將來或許可以撥出部分篇幅，就某一專題積極組稿，不過這樣做需要投入更多適合的人手，讀者不妨給我們提些意見。

平心而論，創刊號遠未達到滿意的水準，希望各種缺失可以成為激勵讀者一試身手的動力。☒